

平湖后生，演绎《后生》

■记者 韩胜超 张宇青 通讯员 沈思凡

无论走得多远，心里总要有个归处——那是故乡平湖。

舞台上，一句朴素而深情的台词，道出了李叔同与故土之间割不断的牵连。百年之后，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演员，正以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位“平湖后生”重新踏上回家的路。

2025年10月，当成蹊话剧社接下本土化演绎话剧《后生》的任务时，连他们自己都忍不住怀疑：“就凭我们这些上班族，真能演好李叔同吗？”彼时，上海专业剧团的版本余韵犹在，精致的舞美、娴熟的表演仍留在观众记忆里。而他们，连排练时间都要从生活的缝隙中“挤”出来。

然而，他们始终坚信：技巧或许不及专业团队，可那份源自乡土的情感，却无人能及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，这群“非职业”演员带着赤诚与执念，把《后生》搬进了平湖8个村镇的文化礼堂——用最朴实的方言、最真挚的演绎，让李叔同，真正“归乡”。



(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平湖后生，要让平湖人来演活

从去年10月份起，柯勤超在同事眼里多了几分“神秘感”。往日里爱和大家打趣说笑的他，忽然变得安静起来。办公桌上摊开着《李叔同书信集》《弘一法师传》，下班后和周末更是“人间蒸发”，给他发微信消息，常常是回复一句“在忙”，便再无下文。

这个谜底，直到12月才揭开——在平湖各镇街道文化礼堂上演的话剧《后生》中，那个身着长衫、眼神坚定的青年李叔同，正是柯勤超。更准确地说，是“平湖后生”。

这并非《后生》第一次与平湖相遇。2025年9月，上海专业团队带来的《后生》在平湖首演，再次唤醒了“平湖后生”这个符号。巧妙的是，这部戏卸下了大师的光环，只讲“平湖后生”李叔同，那个在旧规矩和新思潮里挣扎，却始终“凡事认真，勇猛精进”的年轻人。

李叔同与平湖有着不解之缘。生于天津，辗转上海、日本，一生足迹遍布多地，李叔同却始终对“平湖后生”自居。这份对故乡的执念，不仅是个人的情怀寄托，更沉淀为平湖最宝贵的文化根脉。

作为叔同故里，平湖也从未停止对这位文化大师的纪念。从七瓣莲花造型的李叔同纪念馆静卧东湖之畔，到叔同小学、成蹊话剧社以其名或号命名；从第二届“叔同艺术季”吸引数万人参与，到纪录片《李叔同》斩获国家级大奖并走进全国高校，平湖一直在搭建与大师对话的桥梁。

热闹背后，一个现实困境始终存在：“李叔同”早已成为平湖的文化符号，可多数人对他的认知，仍停留在《送别》的旋律与“弘一法师”的光环里。如何让大师“活”在当代、融进平湖人的生活里，如何打破“只知其名、不解其魂”的困境？是平湖文化工作者始终在思考的命题。

《后生》的成功，让答案有了方向。在首演结束后，让本土剧团接棒演绎《后生》的想法在市文化馆内迅速萌芽。平湖需要一部由本地人演绎的话剧，用自己的生命体验，让观众在熟悉的乡音、熟悉的面孔中，梳理文化的根脉。让平湖人看到李叔同本真的状态，看到一个可感、可学、可追随的精神榜样。这个任务，最终落到了成蹊话剧社肩上。

没人觉得这是个轻松的活计。成蹊话剧社里，有摄影师、教师、公务员……唯独没有专业的话剧演员。他们演过《恋爱的犀牛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经典剧目，可面对《后生》这样厚重的本土题材，所有人都心头一紧。

“拿到剧本那天，社团微信群炸了。”社长陆家平回忆说。那天，“王凤玲”的饰演者裘碧红连发三个感叹号：“这是我们的先辈！能演他的故事！

是荣幸！”作为教师的她，在课堂上无数次和学生提起李叔同，此刻能亲身演绎，于她而言是跨越百年的对话。可兴奋之外，更多是忐忑。群里有人说：“专业团队珠玉在前，我们这些业余选手，能扛起这份责任吗？”

陆家平在社团例会上，把大家的忐忑摆到了台面上，也把这份选择的意义说得透彻。他想起无数次和身边人谈及李叔同的场景，想起那些似懂非懂的遗憾，缓缓开口：“我们演的不是李叔同的生平，是平湖数百年来的品格。外人能演好他的故事，却演不出他说‘我是平湖后生’时的底气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，是我们这些后生，为平湖梳理文化根脉、传递城市精神的责任。”

那一刻，大家明白了：这不是一场演出，而是一次文化认祖归宗的仪式。唯有我们能做好——成了成蹊话剧社每个人心中默念的誓言。

业余的身份，不减赤诚的分量

傍晚六点，平湖渐渐安静。而市文化馆二楼的排练厅，正迎来一天中最炽热的时刻。摄影师脱下相机背带，教师放下教案，交警换下制服——他们转身成为李叔同、王凤玲、丰子恺。

成蹊话剧社，是市文化馆下属的业余文艺团队，2016年由一群话剧爱好者筹组。接到《后生》演绎任务时，距离首场巡演仅剩两个月。更棘手的是，剧团原本敲定的李叔同扮演者却因工作临时退出，角色突然空缺让所有人都慌了神。

“当时大家把社团成员捋了一遍，柯勤超拍人像很会捕捉情绪，形象上也最契合，我就找他谈了。”陆家平回忆，起初柯勤超连连推辞，怕自己演

砸，但看着剧团一筹莫展，最终还是点头应下，“我试试，尽全力。”彼时的柯勤超，多数时候在社团的排演中只是出演一个配角，这次挑大梁饰演李叔同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接连几晚失眠。

从此，他成了李叔同纪念馆的常客。一遍遍看纪录片，一遍遍读信札，在展馆里踱步，仿佛在与百年前的“后生”隔空对话。那些从长辈口中听来的叔同轶事，那些散落在街巷里的传说，渐渐在他心里拼凑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

为了打磨表演，剧团还请来了上海版《后生》话剧的导演曹石麟。五天集中培训，每天四个半小时，从台词重音到转身角度，从眼神流转到情

绪递进，一丝不苟。“杨翠喜是戏子，动作要带身份底色”“李叔同这句话要有少年意气，也要有理想之重”——曹导演逐句示范，成员们围坐记录、模仿、复盘。

没人缺席一场。哪怕累得说不出话，也会在回家路上互相发语音：“刚才那句语气是不是太硬了？”“我明天早点来，再走一遍第二幕。”

日常排练更考验毅力。成员们白天上班，晚上排练，能凑齐五六人已是常态。有人加班缺席，其他人就临时顶上，一人分饰两角是家常便饭。陆家平自己饰演的“李文熙”戏份不多，却几乎天天到场，谁缺他就补谁，台词记不住就写在

小纸条上反复背——他既是团长，也是最可靠的“万能替补”。

比起挤时间，走进角色的内心更难，而这份难，也恰是平湖人演绎的独特优势。裘碧红为了演好王凤玲的温婉坚韧，翻遍清末民初关于女性的史料，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步态谈吐；钱侃一遍遍地看听《十八相送》的唱段，学习越剧演员的身段，将角色与演员对李叔同的真情交融。他们深知：技巧或许有限，但对家乡、对先贤、对艺术的赤诚，无可替代。

“我们不是在演李叔同，我们是在演‘平湖后生’。”“平湖后生”就是我们自己。”

舞台在村头，掌声在心上

1月17日下午，新埭镇大齐塘村文化礼堂内座无虚席。近200位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早早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，只为等候平湖本土原创话剧《后生》最后一场基层巡演的开场。当舞台灯光亮起，《送别》的旋律轻轻飘荡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一代文化巨匠李叔同的人生，就这样在乡亲们最熟悉的乡土舞台上，缓缓展开。

两个多小时的演出，台下分外安静。落幕时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。台上，观众献上的鲜花被演员们紧紧捧在怀中；台下，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悄然拭去眼角的泪光，也有孩童拉着家长的手好奇追问：“妈妈，李叔同到底是谁？”动人的景象，是《后生》在林埭、新仓、新埭等八个村镇巡演的缩影。每到一处，村民们都翘首以盼。对他们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场话剧，更是一次久违的“文化

回家”。

“以前光知道李叔同是我们平湖人，具体有多了不起，其实不太清楚。”69岁的大齐塘村村民李川根说。虽然市里有李叔同纪念馆，但相对路途较远，对居住在乡镇的他们来说，想深入了解大师并不容易。

这也是许多乡亲的共同感受。长期以来，虽然村里也会组织各类文化活动，但多以电影放映为主，由演员现场演绎高水平话剧，特别是讲述本地名人故事的话剧，甚是罕见。而《后生》的到来，恰如一场及时雨。它把高雅艺术搬到了村口，把历史人物讲成了邻里故事。没有晦涩术语，只有熟悉的乡音、真切的情感、可感可学的精神。

退休教师徐付祥看得格外动容。他一生钻研

书法、音乐，教学中始终践行“凡事认真”的信念。对他而言，这部剧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他一生执着的精神追求。“舞台上的李叔同，和我心目中那个严谨专注的形象完全重合。”徐付祥感慨道，“这也一直是我做人的理念：‘凡事认真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做符合教师形象的事。’”

从好奇询问的孩童，到感动落泪的长者，再到奔波组织的村文化工作者，《后生》带来的震撼是多元而深远的。“其实，村民的文化需求是很大的，特别是高质量、能引发共鸣的精神产品。”大齐塘村工作人员杨紫燕在日常工作中体会深切，她说，《后生》的到来，就像是一堂“行走在村里的美育课”，在讲述大家熟悉的本地历史名人故事的同时，更激发了观众对本土文化根脉的探寻兴趣；它也是一席“家门口的文化盛宴”，让乡亲们在最亲

切的空间里，领略到高雅艺术的纯粹魅力与思想深度。

这部原创话剧的巡演，早已超越舞台本身。它如同一枚投入静湖的石子，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的一池春水，生动演绎了如何让高雅艺术真正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村民热烈的反响与真诚的感言，不仅印证了“人民需要文艺”，需要那些能够照亮心灵、启迪思想的优秀作品；更昭示了“文艺更需要人民”，必须扎根生活的沃土，从人民真实的情感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永恒的创造力。

这场发生在我市各镇街道乡村文化礼堂里的“双向奔赴”，不仅照亮了基层群众的精神世界，也完成了一次深沉而有力的文化反哺。李叔同“归乡”了，而平湖的后生们，也在这场演绎中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坐标。

